

陳義芝：用詩把你帶到遠方

鄭浩倫

或許香港的讀者對陳義芝這位詩人感到較陌生，但如果正確一點來說，香港的讀者應該是對於「詩」這種體裁不熟悉。是次城市文學節非常高興能夠邀請台灣的著名詩人陳義芝先生來臨，為我們擔任評審和講座的工作。



陳義芝先生

〈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〉

陳義芝說他今次的評審準則大概是從兩方面着手：一個是語言、意象，表達是不是精準；二則是詩的音樂性、節奏感，是否能營造有感染力情景。然而，一開始他就不諱言作品未如他的想像般理想。「我覺得整體來說，還有發展的空間。而我自己比較喜歡的作品則是〈只不過倒

下了一棵樹〉，因為它的語言是最乾淨的。」

到底甚麼是所謂「乾淨」呢？陳認為詩並不是用資訊、學問、觀念、道理來寫，而是你能不能用一種自然、清朗的語言來鋪陳一種意境，表達出要表達的主題。

為回應文學節「城市變遷」的主題，今次的參賽作品多是關於香港市區的重建。〈只不過倒下了一棵樹〉便是對自然與人文變化的感慨，它說出一個城市必須要更新的事實，那是任何人也擋不住。「我覺得這是它的文學性。文學性就是時間上的滄桑、空間上廢墟般的美。」最近在香港，集體回憶的話題談得鬧哄哄，難免喚起大家對舊事舊物的懷念，以文字來寄託。

詩與散文

陳義芝作為一位詩人，同時又是散文家，最近他才出了一本受歡迎的散文集《為了下一次的重逢》。陳義芝認為寫詩和寫散文之間的文學性都是一樣的，只不過每一種文類都有它的特性。「比如詩必須有抒情的特質，如果沒有，就不要選詩來創作。但是詩也沒有辦法承擔長篇的敘事或邏輯的分析。那麼，這種東西就要用散文來寫。又如果我想寫的有很多生活的細節，那我希望把那些記憶的碎片留住，那我也必須用散文來寫，才能寫出其中的轉折和來龍去脈。」

台灣詩情

在香港，寫詩、看詩的人似乎愈來愈少。葉輝於今次青年作家座談會上說：「如果我出一本詩集，印幾百本，相信只可賣幾十本，而買的都是我的朋友。」這句話想來不無諷刺。對於詩是否沒落這個問題，陳義芝說：「你不能單獨說是詩的沒落，因為現在是一個資訊社會、工商社會，是一個比較講究實用的社會，那文學便變得比較邊緣一點。」

而詩在台灣的情況，他更認為詩從來沒有低落過，而且愈來愈多人寫詩。「寫的人還是很多，比如在網絡上，只是說這是寫得好不好的問題。而且，其他領域如編輯界、廣告界，也多從詩裏去採摘一些養分、偷一些方法。他們永遠在用詩的形式去創作。」說到底，詩是精煉的文字，畢竟社會對於文字還是有需求的。除非整個文學都垮掉了，否則詩這種文體還是不會單獨地被排除。

詩是文明的表現

剛才提及詩仍然是存在的，但素質好像大不如前了。陳義芝認為這是教育的問題。即使在古代，也不是一般販夫走卒可以懂得詩歌的，是讀書人才會懂得。因此，詩可以說是透過教育的文明的表現。關於教育狀況，陳坦然說：「教育是下降了，好的詩是較少。就台灣來說，對語

言掌握的能力、思想的深刻度，普遍來說大學生是一年比一年下降，但不等於沒有優秀的，所以不悲觀。」難得陳義芝自己仍然對詩抱着不離不棄的態度，他自己於今年便即將推出一本新詩集，算是落實他對於詩的熱誠。

不一樣的陳義芝

談及自己的創作歷程，陳義芝直認他深受中國古典詩歌的影響，因為他畢竟是學中國語文出身的。但是他覺得幾千年來，文化好像到達一個極致，只是不斷重複過去的表達方式。而陳義芝便開始求變，他說：「80年代後期，我開始作出改變，大量閱讀西方文學；而且因為我在報館工作，甚麼都會接觸：各地資訊、西方音樂、藝術，我就變成一個雜家。然後，我再把它轉換成一種新的東西。」

從前，陳義芝受中國文學影響，例如曾以杜甫〈新婚別〉為題創作詩歌。直至他最新的詩集《不能遺忘的遠方》，他說他的新詩已經跑到遠方，把別的文化帶進來。又如他較早的《不安的居住》，他說他不安於此，便四出尋找。因此，在他新的詩歌裏，你可以看見他刻意摧毀詩歌的古典性，把語法切斷，運用並列的手法，進行多線的邏輯發展。「看起來有一點無厘頭，這也可能受到後現代的衝擊。但一個詩人除了有自我的反省，也不能自外於時代的改變。」

思想要出軌

最後，陳義芝作為一個詩人，作為喜歡詩的讀者，他有一些建議給想寫詩的年輕人：「經歷對於詩人來說是非常重要的。如果一個人的經歷太穩定，他便不可能出軌、不可能超越。如果在一個固定的模式之中，你會消滅了自己、忘掉了自己。」思想要出軌這個想法看似抽象，其實不過是作多元涉獵，甚麼都看、甚麼都接觸。因為一個大詩人理應不只光懂文學，他還會懂得各項事情：音樂、地理、歷史、烹飪……我們走不到很遠的地方，但是我們可以透過閱讀、見聞去經歷，然後把感情沉澱，然後把它提煉成詩。